



【步履寻章】

头顶韭菜

□孙道荣

被人理了几十年的头发,忽然觉得,理发师在给我理发时,多么像割韭菜。之所以忽然生出这个念头,是因为我发现,头发多么像韭菜,割了一茬又一茬,割了一年又一年,我们的脑壳子上,仍然韭菜丛生。唯一的不同是,随着年龄增长,“韭菜们”变得稀疏了,原来是黑黝黝的,现在变得斑白了,像多年生的韭菜,终于开出了一朵朵的白花。

小时候我也割过韭菜。薅起一把,揪成一簇,挥起镰刀,“咔嚓”一声,韭菜就被拦腰割断了。理发师也总是一把把地揪住我们的头发,只听到“咔嚓咔嚓”的细响,头发就像韭菜一样,悠然飘落,在系住我们脖子的围布上,落下密密一层。年轻的时候,是一缕一缕的青丝,现在飘零的是一簇一簇的银丝,触目惊心。

我每次都希望理发师能剪得短一点,但理发师却是个软心肠,总是手下留情。也许他是害怕我的头发长得缓慢,他要长时间没有韭菜可割,他割韭菜的手艺,岂不荒废了,呵呵。其实头发比韭菜长得还快,尤其是在你不得意的时候,尤其是你潦倒落魄的时候。就像小时候我家的菜园子,家里越穷得叮当响,地里的韭菜就越瘦,跟我们一样营养不良;而条件好的人家,富得流油,粪肥也似乎更肥沃一些,滋养得他们家的韭菜也嫩嫩的,肥肥的,掐一把,都能掐出油脂来。

成年之后,我喜欢上了三七分,这个发型保持了三十多年,以至于我头顶上的头发们,都习惯了自动站队,泾渭分明,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。就算出了门,遇到了乱风,把头发刮得一时凌乱,你甩一甩脑袋,刚刚还纠结在一起的头发,就立即各归各位。也有人喜欢剃光头,

一了百了。哪里能了得了?刮得再干净,只要头皮还在,就像地里的韭菜,都齐根割了,用不了几天,它就一定又长出一地的新韭菜来。

对付长发,要用剪刀,短发则需用推子。我喜欢推子贴着头皮游走的声音,“嗡嗡”的,像个小蜜蜂。推子贴着耳根,往上游走,“嗡嗡”的声音,忽远忽近,很像是瞌睡虫在门口召唤。真有这样的时候,我一时迷糊,被瞌睡虫临时带走了,脑袋突然耷拉下来,理发师手里的推子来不及躲闪,就在某侧的发丛里多了个坑。理发师只好用推子推去周边更多的头发,将坑补平,使头发们看起来保持一致。这次的发型会显得古怪,害得我好几天不好意思见人。好在新头发很快会长出来,掩盖住那点缺陷,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。

最后,理发师会将我们的头发吹干,成型。我喜欢风在发丛里穿梭,每一根头发都飞扬起来,像韭菜在春风中欢乐的舞蹈。头发在摇摆之中,都找到了各自的最佳位置。这一定是我们头发最好看的时刻。你能骄傲地保持一整天,直到你夜晚进入梦乡,在一团乱麻般的睡梦中,将成型的好看的头发揉乱。你昨夜的梦有多凌乱,你的头发就有多凌乱。反过来也一样。可怜的头发和枕头一样,又被你的梦蹂躏了一夜。

只有一样事情,一向是让我不大满意的。每次理发师在割完了我头上的“韭菜”,给剩下来的韭菜们清洗的时候,他总是一遍遍地挠着我的头皮。鬓角两侧,已被他挠得生疼了,天灵盖的西北角,那块痒酥酥的头皮,他却总也挠不到。唉,看来挠头皮这个事,还真只能自己挠。就像人生中的痒,只能自己挠;人生中的痛,也只能自己去疗伤。

【念念亲情】

清明忆故人

□杨曙明

这些年来,每逢清明节来临,我的心里总会涌出隐隐的痛,尤其是近两年,这种痛感尤为强烈。年近七十的我,在人生旅途中,已经经历过多次悲痛欲绝的时刻。先是父亲和兄长别我而去,后是母亲和爱妻离我远行。从父亲去世后的次年起,清明节的切肤之痛就随之而来。尤其是母亲和爱妻别我远行之后,这种切肤的痛感就更加强烈、更加深沉,也更加持久。

父亲去世于三十七年前的初冬,那年我刚过而立之年。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,去世前刚离休还不满一年。父亲出生在沂蒙山区,身世非常悲惨。童年即失去双亲,兄长和姐姐含辛茹苦把他带大。参加革命以后,父亲长年累月废寝忘食,身体更加羸弱,最终积劳成疾,以致未能充分享受愉悦的离休生活和晚年的天伦之乐,就匆匆离开了人世间。打那以后,每逢清明,我都会给父亲送去祝福。

兄长去世于1996年的隆冬时节。英年早逝的他,那年才四十一岁。兄长大我不到两岁,年龄相仿的我们,小时候自是没少打打闹闹。可是,打闹归打闹,感情归感情。虽然我们兄弟俩“内斗”不止,但对“外”却是“同仇敌忾”。记得当年我与邻里街坊的孩子们争执时,兄长只要听到消息,就会立马跑过来相助。当然,他如果在外有难,我也会以最快速度去帮助他。兄长去世前那两年,工作极不顺心。对此,我本有能力帮助他,但碍于面子,加之优柔寡断,让我错失良机,以致让他在郁郁寡欢中抱憾而去。二十多年来,每每想起他,想起这件事,我就无比内疚。因而每逢清明,我都会给兄长寄去我的歉书,寄托我的哀思。

八年前的正月初八,母亲与世长辞。那日,距老人家八十四周岁生日还有个把月的时间,让我无比痛心。母亲是老济南,家世却非常清贫。她从小吃苦受累,六七岁就在家里负责照顾弟弟、妹妹,八九岁就经常外出挖野菜、扫煤渣,十二三岁就进工厂做了童工。她老人家晚年腿痛难忍,据大夫给我讲,其病因与年少时披星戴月的辛苦劳累有很大关系。母亲去世之后这几年,每逢清明,我都会对着苍茫天穹呼喊:“母亲、母亲,我爱您,我想您。”

人生在世,无论是父母子女间,还是兄弟姊妹间,即便感情再深再好,也有诀别的时候,夫妻间同样也是如此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,妻子不仅走在了我的前面,而且还走得这么早,以致让我心痛不已。那是前年初夏,她在被病痛折磨了三年之后,愁肠百结地与我诀别而去。我与她休戚与共、共同生活了四十二年,她临行前之所以愁肠百结,皆是因为心里放不下我这个生活的弱者。其实,结婚之前我并不“弱”,不仅不笨不懒散,而且还非常勤快能干,且干活利索。可是,自打结婚之后,妻子的贤惠让我渐渐远离家务,在自觉不自觉间养成了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习惯。妻子走之前,对我今后的生活进行了尽可能的详尽计划,如今我能安度晚年,离不开她临行前细致入微的周到安排。谢谢我的爱妻,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,我一定牢记你的嘱托。

人老了大都喜欢回忆,清明临近,如烟的往事潮涌般拥进我的脑海。或父亲,或母亲,或兄长,或爱妻。天堂上的亲人们,虽然阴阳两隔,但我已把思念织成无形的信笺,当每年四月风起时,带着艾草清香的纸灰会化作千只白鹤,替我把这些年攒下的祝福和问候,一字一句说与你们听。

【心香一瓣】

父亲的骄傲

□王玉革

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五个春秋了。记得当年我高中辍学回家,父亲的脸上瞬间增添了许多沧桑,他喃喃地说:“考不上学就跟着我学瓦匠吧!”在农村,有一支自发组织的盖房施工队,父亲便是其中的一员,同时还兼任会计。就这样,我踏上了跟随父亲劳作的道路。当时我还不到十九岁,身体单薄,根本受不了搬砖的苦楚,常常暗自流泪。父亲看在眼里,只能摇头叹息。

由于东家(雇主)不管饭,我们只能到路边小店吃饭。那天,我们买了两碗混沌。父亲心疼我劳累,不断从他的碗里舀混沌给我。我不好意思,便让来让去,引得旁人侧目,让我羞愧难当,气鼓鼓地吃了几口便离开了。等我回去时,父亲自己吃完了混沌,又给我买了两个馒头。这件小事让我深切感受到了父爱的真挚与生活的不易。

上世纪80年代,农村刚刚实行包产到户,农活全靠人力,无农事时还要外出打零工。对于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来说,这样的生活实在太难了。父亲看在眼里,痛在心里,时常抽着手卷的旱烟,长时间与母亲无言以对。

临近年关的一天,父亲带着他的好友——村民兵连长来到家里,商量着让我去当兵。考虑到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,况且年纪还小,奶奶和两个姐姐都反对,母亲也十分纠结。然而,父亲和我都怀着一个当兵的梦想。在父亲的不断说服和鼓励下,我犹豫、迷茫又留恋地踏上了当兵的道路。

入伍后,每当我立功受奖时,都会写信告知父亲。父亲总会找机会在村里炫耀一番,并在回信末尾叮嘱我要在部队好好干。我参加军校考试后,还没收到录取通知书时,全村就已经知道我考上了军校。“如果孩子没考上,你脸往哪搁哟!”母亲数落着父亲。而父亲则斩钉截铁地回答:“我的孩子我知道,他一定行的!”

过年回家探亲时,我去长辈家拜年,想要换下军装穿上便服,父亲却不允许。他说:“穿着军装多好,显精神!”多少年来,只要回家探亲,我就已经习惯穿军装。直到部队新条令颁发,要求出差休假要穿便装,我才向父亲说明情况,换上了便服。我理解父亲的心情,更明白他也有一个从军梦,而这个梦想在我身上实现了。

父亲临终前,我休假陪伴在他床前。由于肺癌的折磨,他憋得喘不上气来,眼睛瞅着我,指了指陪在床前的母亲和两个姐姐。我含着泪水答应父亲会照顾好她们,父亲轻轻点了点头,然后闭上了眼睛。父亲走得匆匆,却也走得从容。他活了不到70岁,辛苦地把孩子养大成人,各自成家立业后,却没有跟着好好享福。

父亲的一生虽然平凡却极为好强。在生活困苦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他竭尽全力维持着这个家,没让我们挨过饿。包产到户后,他精心耕种庄稼,收获粮食有节余,并在农闲时外出盖房打零工挣钱。在村里,我们也算是富裕人家,然而,在父亲内心深处有着传统的观念——光宗耀祖。直到我军校休假归来,他带着我挨家挨户串门拜访亲戚时,从别人羡慕的眼神中,他的心灵得到极大的满足。每次我邮寄钱回家时,父亲都会逢集去镇里取钱,并在遇见熟人时炫耀一番,说孩子给钱了。这种好强的性格虽然被母亲和两个姐姐的多次劝说,但他总是笑着说:“我控制不了自己啊,就想说出来。”

父亲走后这些年里,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,时刻提醒我要努力工作好好生活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,我总会想起父亲的教导——要好好干!为自己,也为父亲!让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放心!